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六十八至七十二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陳覲龍

謄錄監生臣王鉽

硃批諭旨卷六十八

硃批樓儼奏摺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署理廣東按察使臣樓

儼謹

奏為遵

旨明白回奏事本年四月初二日署撫臣傅泰傳臣同

署藩司臣王士俊入署恭宣

皇上硃批左翼副都統臣吳如譯奏摺此所奏四摺著孔毓珣傳泰王士俊樓儼具摺明白回奏覽吳如譯奏詞儘有不通識見卑鄙處但粵省吏治民風至於如此在傅泰礽到姑置不論外如孔毓珣王士俊樓儼三人受朕格外成全委任捫心自問當如是報朕乎能不汗顏乎乃王士俊反有開礦之請是何意見耶嗣後若不實心整飭貽悞地方不但法難寬恕亦何面目立於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等數人之列也朕

實為汝等愧之為粵省憂之奈何欽此臣跪讀之下
悚惶無地伏念臣一介庸愚寸長未效乃於數年
之内蒙我
皇上不次擢用由理猺同知歷陞府道又奉
特旨署理廣東臬篆寬免各案處分仰邀
皇上格外成全委任臣感
恩甚切圖報彌殷自署臬篆以來無日不以吏治民生
為念茲捧讀

硃批恍如入覲
天顔面聆
聖訓凡
皇上之所以責臣而勵臣者益加矢公而矢慎謹遵
諭旨將如譯所奏各款逐一另摺據實明白回
奏外為此謹
奏
覽奏知道了朕已有旨實授汝為按察使矣竭力秉公

逥勉盡職勿怠嗣後奏摺差人齎交大學士蔣廷錫轉
奏
雍正七年閏七月初四日廣東按察使臣樓儼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奉署撫臣傅泰交送
皇上硃批臣摺隨即跪領進署恭設香案敬誦
硃批仰蒙
訓諭感激涕零敢不秉公勉力圖報萬一伏思臣本書

局備員家素寒微甘心淡薄賦性硜執亦少交際若貪婪敗檢之事臣不敢為第恐才識疎庸職任刑名動關出入夙夜悚惕惟有詳慎以仰副
聖天子矜恤民命至意縱有嫌怨臣不敢避也至凡關地方緊要事宜容臣次第奏請
睿裁外謹此繕摺差家人齎交大學士臣蔣廷錫轉
奏謝
恩所有奉到

硃批理合恭繳謹

奏

每見出於寒微者識多鄙陋未必皆甘淡薄賦性硜執當以義理融化氣質之偏至於疎庸二字尤非大吏所宜有似此浮泛文詞向後不必果如所言豈夙夜悚惕遂能仰副朕意耶惟有不避嫌怨一語乃真實得力處從此加勉自勵可也

同日又

奏為備陳地方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查廣東一省北接湖廣廣西南通西洋南洋幅幀遼濶山海交錯山皆不毛之土惟產金銀銅錫久已嚴行封禁而民間偷窋礦砂無日無之雖文武官弁不時查拏驅逐無如旋散旋聚内海頼有魚鹽之利稍為窮民活計而興販私鹽者又絡繹不絶此礦徒鹽梟二者皆以無術謀生甘蹈法網而不顧也至於偷兒掏摸強徒刦掠盜賊之多

亦莫甚於廣東臣任事以來凜遵

聖諭嚴拏窩家積盜勤為宣布

皇恩剴切勸諭雖盜賊較往年畧少然如南海縣之三江江浦番禺縣之沙灣茭塘等處素為盜藪彼蓋童而習之以竊盜為生即身不為盜亦無非盜之族黨雖稍有衣食亦相率為匪更有窩家多係紳衿富户盜匿其家則不可捕贓入其室則莫可搜盜賊到官為之打點衙門皆是窩家長技而盜則

死不供寫是以敗露者少大都民情絶不知有廉恥好利輕生為賊為寫皆恬然不以為怪敢求

朕久有此意因不得人故未添設如任非其人豈徒無益更多一番紛擾也

皇上添設觀風整俗使一員巡歷各處宣布

聖諭提醒良心使之有恥且格庶幾民淳俗易一道同風之治可見於邉海窮鄉矣臣為地方起見理合

奏請

睿裁謹

奏

此奏是閱所議論處深中地方肯綮

同日又

奏為職官窩盜殃民據實

奏明事竊臣奉

命署理廣東臬司印務任事之始見省城附近刦竊頻

聞因訪有積賊黄富文嚴拏到案究其窩家據供

族兄黄凱文即黄元捷原任高州府信宜縣教諭

因候補在家現住大新街尾小的常在其家往來

住宿贓亦交藏其家當委廳員往搜贓物起出軟
甲籐牌器械鎗礮等件凡鎗礮俱裝火藥併金銀
首飾紬緞服物甚多當票二紙又於地窖下起出
黃銅板及違式各器物俱逐一造册在案又據其
第四子知禮第十四子無忌赴司自行投首乞求
免罪內稱伊父窩賊是實隨查其第二子係武生
學名高華遠頗有膂力據知禮無忌咸供家中諸
事要問二哥當將黃元掟高華遠詳請叅革究擬

奉署撫臣傅泰批令確審窩賊分贓實情而各犯因未經署撫咨叅且一時審訊之際未據有賊犯認械失主認贓稍變前供臣又復詳觧署撫叅革嚴究署撫旋發諭單駁飭内稱據黄凱文供富文是其族中兄弟有時來省在其家住至窩留竊刦收藏贓物並無此事又以富文供出夥黨馮勇阿車等五名皆未弋獲對質是否窩賊尚無確實憑據等語署撫一味慎重不肯遽爾叅革但臣統查

起出各械各物總非士民之家所宜有即使械無

賊認贓無主認亦屬可疑而其子知禮無忌聞拏

自首供出伊父窩賊窩贓希𦀬免罪此即為窩之

確實憑據從此衆革嚴究直窮到底自必和盤托

出若謂罪疑惟輕姑從寛典則各犯亦必盡翻前

供將就完結誠恐自此以後凡有積窩積匪皆恃

無人對質得為漏網之計窩家斷不能除盜賊斷

不能息實為地方隱憂再查黄凱文素有富名又

素有惡名失主不敢出認地隣坊保不敢過問竊
思私藏鳥鎗一桿即干處分今藏如許礮械若非
臣為搜查此時尚在藏匿何可置之不究且其子
二十四人盡皆游手游食又有婢妾數十人醜聲
外聞現奉
定例盜賊必究其何人出械窩家妻女有無與賊通
姦今黄凱文家現有礮械多件現有婢妾多人又
據伊子自行出首其中曖昧不法情形難逃

聖明洞察臣為弭盜安民起見任其巨富止知執法即使因此得罪亦無所顧恤為此繕摺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粵東素有窩盜惡習觀汝主見甚屬果決此案如有真知灼見處與傅泰力爭可也倘仍掣肘不允汝詳不妨將此摺所奉批諭密與觀之抑或口露朕意示之亦可

同日又

奏為奏明潮屬水利仰祈

睿鑒事竊臣抵潮之日查閱水利情形府城東門外曰韓江古鱷溪也其江上流自惠州府來者有興寧通海河合長樂十六溪之水其自江西贛州來者有程江梅溪之水其自福建汀州府來者有大河之水自漳州府來者有清遠河之水其自程鄉來者有小河之水綿延七百里皆注韓江至廣濟橋

分流入海瀠洄橋下二十三墩之間水勢稍紆而橋下又有鳳凰一洲上建石臺以為中流砥柱始不為患自屢遭大水橋墩衝壊臺亦傾圮每遇水發之時奔騰浩瀚以致堤圍潰決田廬皆淹連嵗歉收臣因急圖修復苦無工費適在城有開元古寺歴來士民施田萬有餘畝久為不肖寺僧私典及官吏衿監土豪強占殆盡寺僧普光來請清釐其租穀除完糧香燈及僧人飯食外願充修復墩

臺公用臣因按其有冊可查有佃可問者委員清釐不下二千餘畝其外有别寺之田亦被侵占情願照例充公者悉如其請一切租穀羡餘委官收支即選本城耆老衿監辦料監工自雍正六年七月興工至七年二月告竣橋墩已復據該府縣報稱今年水亦甚大勢少瀠洄由橋以至海口堤岸田廬皆保無恙田稻加倍豐收等語惟臺工正在

應興而臣又蒙

如此存心居官自蒙

恩署理臬印未能料理已囑惠潮道劉運鮒乘此早𣪠

天之鑒察也嘉悅覽之

登場可以照例興工此外尚有急水塘之長堤鯉

魚溝之建閘梅溪海口之刷沙亦宜次第料理又

如廣州府有三江之潦北發源於南雄東發源於

惠州水勢猶緩而西則發源於廣西合雲貴交阯

以及百蠻溪峒灘江諸水年年泛溢為患不淺堤

圍基一事朕曾面與孔毓珣楊文乾詳細論過尚非急

務也

岸圍基更為緊要臣受

恩最深圖報倍切事關地方水利不得不據實

奏明并繪橋圖恭呈

御覽伏祈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江西按察使臣樓儼謹

奏為運穀原借税羡籲請

天恩分年補還事竊惟潮州府自雍正四五兩年被水

歉收米價騰貴臣於雍正五年七月赴惠潮道任誠恐來年仍復米貴公同司道會詳請撥廣西穀五萬石海運回潮平糶以濟民食但運穀水脚之費無出又經司道會詳請借稅羡銀四千兩俟穀石平糶秋收買補之時倘有羡餘亦可還項即有不敷潮屬公捐補還詎料穀船次第出海而前藩司官達即改令撥貯潮屬各縣隨經議詳造冊咨部是穀石不能平糶水脚無項可抵而各縣耗羡

有限不能盡捐以致懸項未補督臣孔毓珣署巡

撫任内將臣

題叅部議革職蒙

恩寛宥所借税羨銀兩勒限清追臣原經手借領自應

照數還項但臣家素貧無力完補僅可節省養廉

陸續交庫已於雍正七年廣東按察使任内共完

過銀一千一百兩尚欠銀二千九百兩伏懇

皇上天恩容臣帶於江西新任分作三年清補則庫項

必不敢久懸而臣力亦得稍紓矣理合據實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照所請寬限五年補清庫項該部知道
同日又
奏為酌寬盤倉限期以免交代遲悞事竊臣查州縣
官交代倉穀例限兩箇月盤完遲延則干叅處隨

又接扣限期再遲則有易結不結之處分部議革

職定例甚嚴今幸倉穀五萬石以上奉

旨多展限一箇月蓋念倉穀必須盤量動關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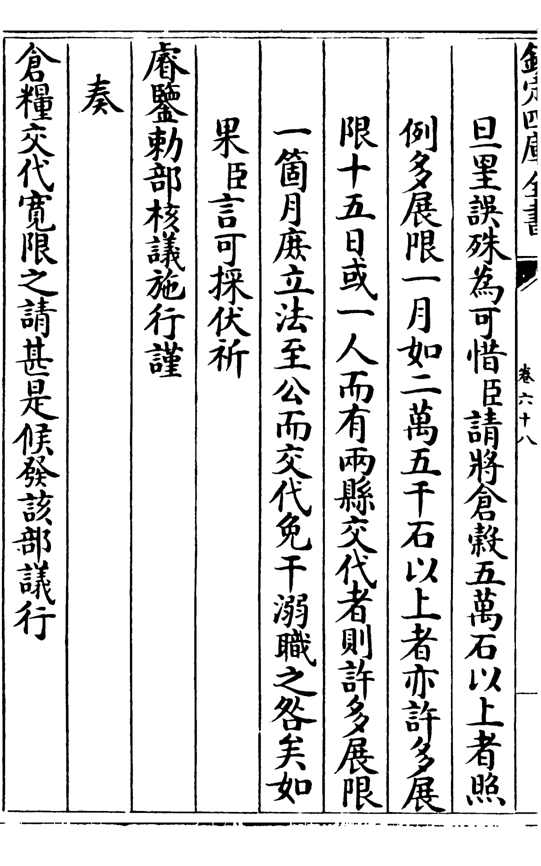
皇上聖明無微不燭誠保全臣工格外之

弘仁惟是五萬石以上方得展限若四萬九千石則亦

不准展限矣往往有舊任正在交盤而新任又催

接盤奔走往來未免顧此失彼安能皆於兩箇月

內交代清楚藩撫照例嚴參竟有可用之才而一



旦星誤殊為可惜臣請將倉穀五萬石以上者照例多展限一月如二萬五千石以上者亦許多展限十五日或一人而有兩縣交代者則許多展限一箇月庶立法至公而交代免干溺職之咎矣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勅部核議施行謹

奏

倉糧交代寛限之請甚是候發該部議行

雍正八年五月十八日江西按察使臣樓儼謹
奏為據實陳情仰懇
皇恩事竊臣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蒙
恩補授江西按察使四月初九日恭請
聖訓荷蒙
弘慈以臣母趙氏今年八十二歲住居松江
准臣從江南水路省親迎養且
賜臣母大緞四聯貂皮六張此誠

皇上錫類仁恩至深至厚也臣歡欣踴躍

榮寵非常滿擬齎捧回家臣母遠迎率臣望

闕謝

恩詎料臣於五月初九日舟次蕪州府滸墅關外得接

家信知臣母於三月三十日去世臣於五月十一

日抵家恭呈

恩賜告毋几筵隣里爭觀舉家感泣茲臣再有懇者臣

母於臣理猺同知任内已蒙

覃恩誥封五品宜人今臣補授按察使仰求
皇上天恩俯憐臣母三十年孀守教子辛勤持家刻苦
恩准給與三品淑人封誥俾臣母得邀
錫命於泉壤臣生生世世銜結無涯矣臣於到家之日
以聞訃日期報明上海縣移原籍申詳照例守制
外謹此繕摺
奏懇
天恩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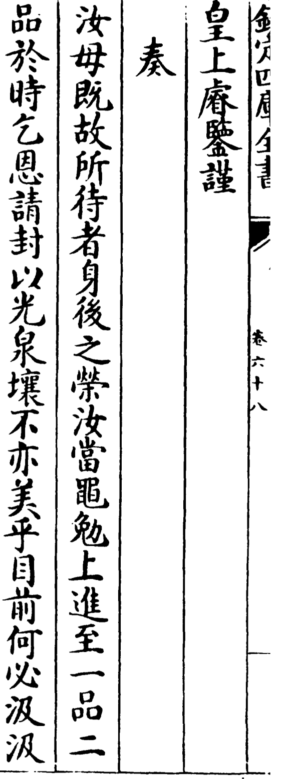
汝母既故所待者身後之榮汝當黽勉上進至一品二品於時乞恩請封以光泉壤不亦美乎目前何必汲汲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七日江西按察使在任守制

臣樓儼謹

奏為請定藩臬新任展限之例以便詳慎辦理事竊

查定例内開凡督撫新任及署理印務如



欽部等事件難於完結准分别展限原限四箇月展限兩箇月原限六箇月展限三箇月等因欽遵在案誠以督撫統屬全省或兩省初到任所諸務紛紜必得寛展限期方可從容辦理也獨藩臬兩司亦係統屬全省並無展限之例到任之日一切錢穀刑名非不欲逐件細心查核審擬無如計筭限期已滿不得不汲汲趕辦雖不敢有踈漏然事繁限廹焉能保其必無錯悮臣愚以為藩臬兩司係承

上接下諸事彚集之地辦事貴於詳慎不宜專顧
限期急遽完事請嗣後如藩臬兩司到任或署理
時若遇案件例限尚有一二月者不准展限如到
任時限期不滿一月者許於其定限之外照州縣
接審官例展限一月庶得細心査辦不致局促了
事似於承辦案件有益是否可行伏祈
皇上敕部議覆施行謹
奏

宜商之於該撫若意見相符具題請旨可也

雍正九年三月十二日江西按察使在任守制臣

樓儼謹

奏為請開供首唆訟之路以除刁攬事伏讀訴訟律

例特載教唆詞訟一條內開凡教唆詞訟及為人

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至死者

減一等誠以誣告之舉原係本犯起意而教唆之

人但為之商謀作狀增減情罪所以本犯罪至於

死教唆者與因人連累之義相近得以從寛減等惟是誣告一項本犯有刁頑愚昧之不同教唆有增減造意之各别其本人原欲誣告又遇有教唆者按律同罪至死減等原屬允協尚有一種鄉愚無知之輩事本細微初意並不欲告亦不知如何可以誣人乃有攬訟刁棍瞷其有事或乘機圖騙伊財或素與被告有隙或藉此包訟以為訛詐張本於是嚇以利害之言騙以決勝之說憑空代作

詞狀使之控告而聽唆之人遂視彼為靠山供其食用任其指使及至庭審之時虛誣畢露詰問主唆之人該犯則一口咬定堅供並無其事復究其狀係何人所作非稱過路外客即云算命先生反復根究抵死不吐迨招案既定而訟師置身局外又復別圖包攬此等刁惡訟棍實堪痛恨各處皆然若不設法矯偏救弊急除唆使惡棍恐訟端無由而息惟是唆訟之徒姦狡詭詐難致敗露臣請

原告既聽其唆使而呈控豈肯於未審之前遽行舉首耶天下有如是情理乎

嗣後如有原告於聽審之前能將訟棍姓名檢舉
密首或臨審之際據實供出引同拏獲審明果由
唆使情實將唆使之人照誣告律治罪其本犯比
照竊賊將同夥贓數據實供明并案內各犯指拏
全獲准其減一等發落之例亦減一等治罪如此
則被唆者求寬已罪方肯供首而訟棍狡計不能
自保或畏法歛跡釀訟生事之獘可以杜絕矣是
否有當伏祈

皇上敕部議覆施行謹

奏

硃屬迂濶不通之至

雍正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江西按察使在任守制

臣樓儼謹

奏為謹陳江西雨水及禾苗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江西一省三面距山惟南昌及饒州南康九

江迤北一帶負江依湖地皆平原水勢易洩而難

蓄故雨不厭多今自三月初旬起至四月下旬止
天雨連綿晴日無幾處處扶犁民間並不苦雨而
江西土俗俱種早稻插秧者均得乘時栽插完畢
現在禾苗芃芃暢發大有之兆已成將來六月即
可食新臣奉職茲土目擊太和景象無任歡忭理
合恭摺奏
聞謹
奏

覽江右禾苗雨水情形朕心深慰

同日又

奏為請

勅通行一米二穀交代之例以杜弊端事恭惟我

皇上加意民生首重積貯因南方地氣濕熱將倉米每米一石改穀二石可以久貯更立存七糶三之法不致穀有霉變此誠萬世不易之良規天下臣民所倚賴者也惟官經更易必須交盤在交出之員

惟以照數量斛不致缺少即可完事而接受之員又以穀色不淨苛勒留難每致互爭延諉交代遲延伏思貯穀之法原以代米一米二穀民間通行若將倉穀碾試每穀一石可碾米五斗者即於米數無虧儘可接受其不足五斗之米者自應統計照數補足方為得平查雍正七年五月福建撫臣劉世明於措勒交盤疏内

題明福建地方交代分别淨穀毛穀每石總以碾米

五斗為率不足照補經

欽差廣東撫臣楊文乾等議行在案但止行之閩地未經通行各省臣愚以為同屬倉穀似可畫一飭遵庶交代接受之員各無藉諉苛勒遲延之獘矣是否可行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爾稟商該督撫將本省倉穀援照閩省之例奏請可也

同日又

奏為請定內缺委署積算之例以示鼓勵事欽惟我

皇上軫念地方無時不以用人為急凡直省邊疆海疆

及繁劇難治州縣定例由督撫

題請補授而又發試用人員一遇缺出即行委署其

試用人員內有分別扣限一年二年果能稱職

題請實授陞補誠不易之良法也但查試用中有

題署委署之不同而署事亦有久暫之不一如外省

丁憂事故出缺謂之外缺可由督撫

題署則各按其年限滿日具

題若屬陞遷處分等缺應聽部中選人者謂之內缺

此不過暫時乏員督撫委署新任官一到即要卸

事無缺可授故止報部而不具

題此等署員或三月或半年以其才堪辦理甫經前

署卸事旋又另委他處仍係內缺前後竟至一年

有餘者因委署之時未經

題明皆不算入定例一年二年之數竊思同為試用
人員其外缺
題署者有期滿
題達之例而內缺委署者即過一年兩年而未遇外
缺竟不得與於一年兩年之例未免偏枯伏見各
省以簡調繁之員內有試用者皆計其前後署事
月日積算具
題實授臣請嗣後暫時委署之員如果試用勤慎才

堪稱職者仰懇

皇上天恩即照此例計其先後署事月日計算如原銜係應選知縣已滿一年或佐貳借署知縣已滿二年均各擇其人地相宜之缺一體同外缺人員保題陞補俱免其再署外缺另扣年限如此則不必有內外缺之分而總以歲月之久暫該員之賢否為銜暫署之員莫不爭相奮勉力圖報效矣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此奏迂謬處不勝批諭總之心一存私出諸口者焉有

是當之理

雍正九年八月初八日江西按察使降級留任在

任守制臣樓儼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准布政使李蘭移

奉撫臣謝旻牌准廣東撫臣鄂彌達咨刑部

題覆惡棍蕭鳴誘搶黃氏為妾囑賊扳窩一案本年

四月初六日奉

旨蕭鳴著即處斬樓儼著降一級從寛留任餘依議欽

此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身任臬司失於覺察部議降級調用荷蒙

聖德如天從寛留任聞

命之下感激涕零自問何人仰邀
天恩寛大至於斯極惟有勤慎察姦不避嫌怨不務虛
言之易行之難
聲除暴安良以期上副
聖天子保民若赤之
天心勉盡臣職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衷理合恭
摺奏
謝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再陳江省早稻收成分數晚禾現在情形并各

屬米糧價值仰祈

睿鑒事竊江西一省本年自三月初旬至四月下旬雨

澤霑足禾稻暢茂前經臣具摺奏

聞今江西早稻於六月下旬收割至七月中旬俱已完

畢統計收成有八分九分十分不等省城米價前每石至一兩以外者今已減至七錢七八分上米亦不過八錢五六分外縣俱減至每石五錢八九分上米亦不過六錢五六分惟廣信饒州九江三府每石九錢二三分上米九錢七八分至一兩二三分不等其餘各府則皆七錢五六分至五錢二三分訪之輿論必俟晚稻全穫其價始定而晚稻形勢因五六兩月雨水調匀灌溉已足雖省城七

月内少雨亦不苦旱外府仍陸續有雨今省城又於八月初六日得雨田禾暢茂將來收成可有十分之望理合恭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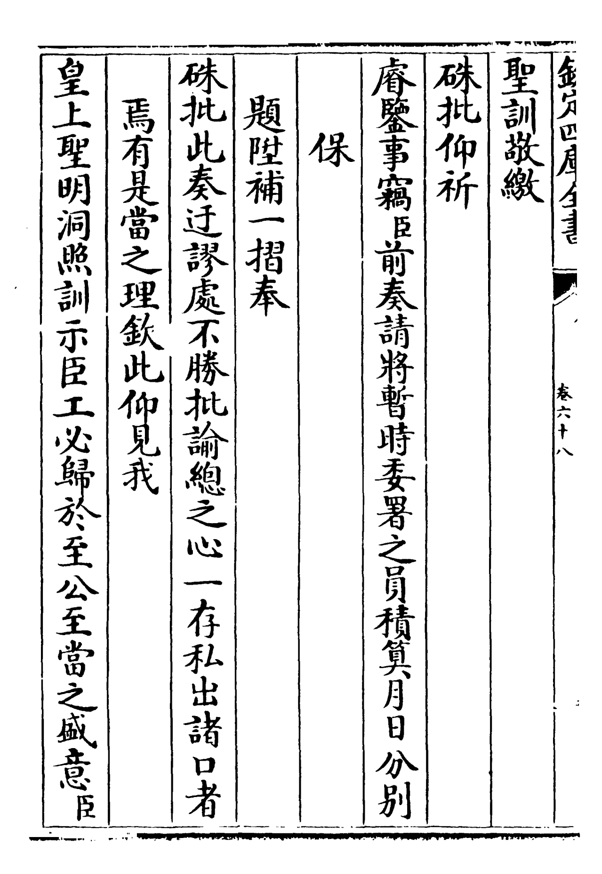
聞謹

奏

業經督撫數次奏聞矣何必多此一番瀆陳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訓敬繳
硃批仰祈
睿鑒事竊臣前奏請將暫時委署之員積算月日分别
保
題陞補一摺奉
硃批此奏迂謬處不勝批諭總之心一存私出諸口者
焉有是當之理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明洞照訓示臣工必歸於至公至當之盛意臣

跪讀之下實深惶悚緣臣以庸材淺識罔知大體

惟念受

恩深重報稱無由每有管窺蠡測之見輙斤斤自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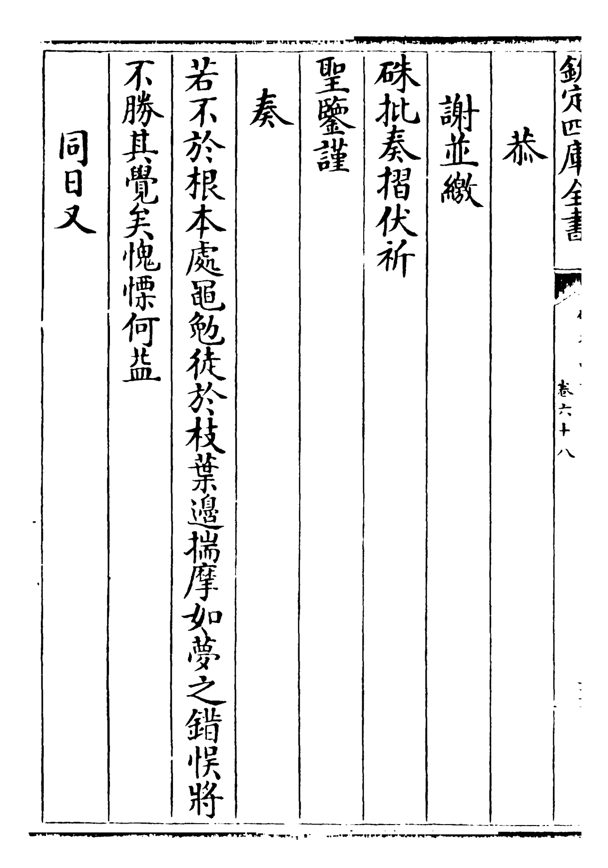
瀆

聖聰此種私衷實類野人獻曝初不知迂謬錯悞之處

已不可勝數乃蒙

皇上不即加以議處

恩賜明切批示臣實如夢覺醉醒愧慄無地理合具摺



恭

謝並繳

硃批奏摺伏祈

聖鑒謹

奏

若不於根本處黽勉徒於枝葉邊揣摩如夢之錯悞將不勝其覺矣愧慄何盡

同日又

奏為恭請
聖裁事竊查外省秋審情實重囚向無三覆之例雍正
二年四月蒙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
勅下法司亦照
朝審之例三次覆奏且往往仰沐
恩綸停決若情稍可矜者則莫不予以末減至所擬緩
決人犯內或因忿激還毆殺非有心或因無知聽

從首兇已決或因卑幼犯尊長情尚可原并有竊
贓滿貫審無拒傷情事及續獲夥盜逃犯未獲監
候待質者每歲俱沐
皇恩准予緩決普天率土共沐我
皇上寛大洪仁尚有何可妄陳未議之處惟是此等緩
決人犯皆係歷次奉文監候歲復一歲每至七八
九年仍復監禁甚有已歷秋審十次之外自犯事
審招至今其錮禁囹圄者已十有餘載此雖罪犯

應死法無可逭第既久沐

皇仁歷予緩決則已得有生機若仍遞年淹禁必致久

化獄犢無以昭示

皇上矜恤民命之至意臣愚以為此等秋審已歷數次

緩決人犯如已不復論決者仰懇

皇上天恩敕部酌量情罪重輕作何減等發落庶餘生

之犯得以始終沾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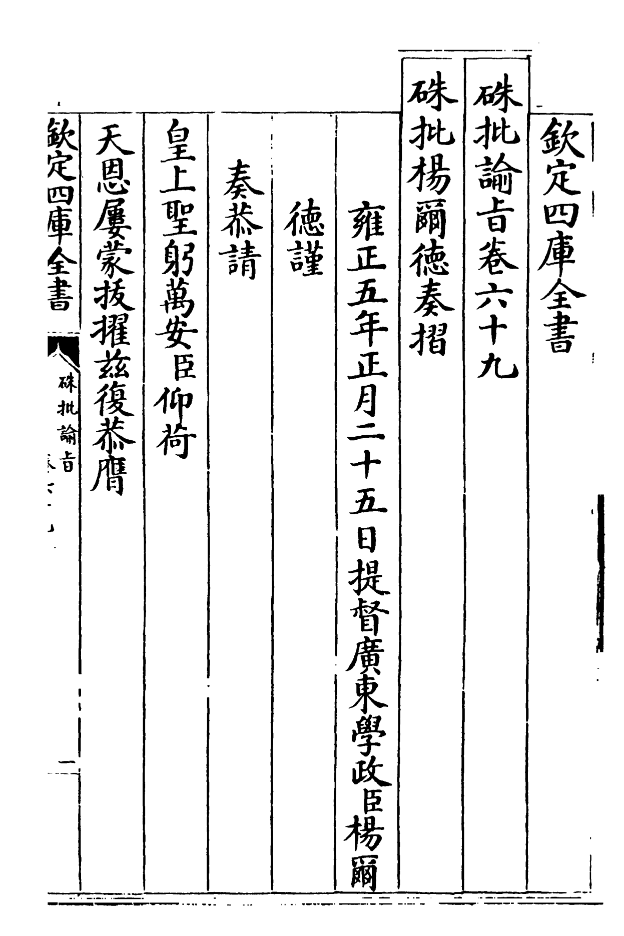
天恩而牢獄無積年淹禁之囚矣臣之管見如斯是否

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硃屬聾瞽之論奏也



硃批諭旨卷六十九

硃批楊爾德奏摺

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提督廣東學政臣楊爾德謹

奏恭請

皇上聖躬萬安臣仰荷

天恩屢蒙拔擢兹復恭膺

簡命視學廣東夙夜冰兢自顧何人得邀此
寵渥惟有矢心公慎時刻凜遵
聖訓實心辦事圖報
高深於萬一臣自去年十月十八日自京起程於今歲
正月初三日抵任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開印後謹奉前後所頒
聖訓諭旨行文各屬教官宣揚

聖德諄詳訓飭廣東士子沐浴
聖教務使士習漸淳士風漸厚間有一二不率者臣恪
遵
功令輕則戒飭重即褫革不敢絲毫假借其餘學政
應行事宜現在次第舉行臣於到任後親至撫臣
楊文乾署中遵
旨謹傳
聖諭外理合繕摺附撫臣

奏摺中轉達
天聽謹
奏
惠士奇前在粵東聲稱藉甚及見其人庸平之至想係
隨波逐流與時俯仰到處逢迎竊名邀譽之所致耳此
等欺世盜名之行爲斷不可效法況爾乃朕特用之人
非惠士奇可比尤當於眞實處著力以期無負知遇夫
士爲四民之首學臣爲董士之官整飭風俗正爾專責

若不加意懲奬力行化導一味模棱因循唯唯否否甚或袒護頑衿劣紳其干求則惟言是聽阿奉權要廷臣於請託則惟命是從諂媚督撫瞻顧提鎮以為和協安靜文武相安則大悞矣如此巧佞黨比自必讐言四布但恐朕别有鑒察不能掩蔽豈特負恩之罪難逭抑且身為名教中敗類亦甚屬可恥惟宜一秉公正謝絶同年故舊門生老師之私誼斬斷一切葛藤纏繞而後能為所欲為也士習官常自宋元以來其流獘不可問矣

朕欲竭力挽此千百年之頹風爾等若不竭力匡勷贊助以仰副朕心可乎勉之特諭

雍正五年六月十七日提督廣東學政臣楊爾德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於四月初二日在肇慶考場接到撫臣楊文乾遣人齎送

皇上硃批臣奏摺一件臣跪捧伏讀仰見我

皇上天心仁愛提誨諄詳字字本於至誠言言切於謨
訓雖父母之愛子何以加兹即木石之無知亦當
感動况臣仰荷
聖恩特用什百等倫既栽培拔擢於平時復訓誡叮嚀
於臨事昭其鑒戒勗以公忠千古遭逢豈易得此
臣自顧何人叨
恩若是感深以泣喜懼交縈當即望
闕九叩謝

恩惟有凜遵

聖訓實心辦事奬善懲惡謝絶親朋不惟不敢狥情亦從來任勞易任怨難言之易行之尤難勉之不敢避怨竭力奉公以期仰報我

皇上高厚生成之至德耳為此繕摺恭

謝不勝激切感悚之至謹

奏

覽汝奏詞意甚誠切朕甚嘉之

同日又

奏為據實條陳事臣蒙

皇上特恩以科員擢任廣東學政自念衡文課士未足

圖報萬一仰體我

皇上子惠元元至意於學政之外有關吏治民生者輒秉公據實盡已所見備悉奏聞

留心訪問臣莅任以來訪知南粵山澤多而可耕之地少每年兩種兩收全憑雨澤均調倘遇旱潦

該地情形朕深知之

難以人功補救又其地為各省及外洋往來貿易之處商賈之多甲天下所産之米有限不敷所食

所以米價不時昂貴民間常有乏食之虞也伏念
我
皇上軫念民依深思遠慮廣東既有積穀一百六十餘
萬石尚恐不足又
命廣西運穀三十萬石以備用又有運穀捐監之例所
以捍患備災者已極周詳矣若使此各項積穀實
貯在倉而所在官司因時糶賑何憂米缺價貴竊
揣其中必有倉穀虧空之弊不然則有司奉行未

善以致上無以仰答

天心下無以急拯民困臣愚以為當及時一面嚴查倉

儲一面酌定永遠無弊之法以收實效管窺所及

約有四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宜徹底盤查以清積弊也州縣有司賢愚不等

所有積貯倉穀或侵或那或盗藏不謹致多浥爛

乃係必有之情弊何云未定

交盤之際以無作有一時承任均未可定宜及時

朕所以特命楊文乾往查閩省者正欲清釐兩省之意令大吏親歷徹底清查或調各州縣彼此盤結申伊回任後定有一番料理設或仍不能料理朕另有措詳務必核定有無多少實數庶使已往之責難逃置之道不但粵東一省直省皆然必徐徐各令次第就理將來之人知儆平時不視為虛文臨事得徵其實效矣

一宜專責任以嚴考成也郡邑正印官事繁責重專委佐雜之說曾經再三與廷臣斟酌殊難舉行何則於此項積貯或有不能兼顧之患郡佐丞簿之中州縣事務縱極繁重未有不令其兼顧積儲之理若佐豈無誠實可用之人請令督撫察訪或令知府保貳雜職中遇有清正急公者即州縣材矣亟應拔為牧舉每州每縣專委一員以司其事或一年一更或

令豈宜仍留散地斯乃州縣有司推諉卸責之論不可
聽信兩年一更交盤務必清楚州縣正印官仍不時稽查以定黜陟庶出入不致於侵那矣

一宜審其地方以均積貯也廣東疆域遼濶有一府所屬之州縣而相距數百里或千里者又各州縣地方之廣狹不同編戶之衆寡不一請

目今督撫等亦正在料理此事朕不為強迫設遇實心
勅諭督撫分別州縣大小以定所積之額數則既無有
任事之臣自皆籌慮及此若係庸平督撫於此一番更
餘不足之慮而所積必在本縣本鄉一時需用亦
張中反生無限推巧作為
并無道遠難運稽遲不達之虞矣

一宜核其損耗以杜妄報也東南之地不比西北
高燥百物皆易霉傷蟲損積穀亦然既易黴爛必
專員何嘗不善焉得如許人材而委用之
須不時搧曬既搧曬則未免損耗此所以宜專員
以司其事勤加省視或搧或曬又宜量其損耗准
與銷算則司其事者既無推諉之處亦不得以霉
爛妄報矣臣本迂愚又非其職而感荷
天恩未由報效見聞所及不敢不直陳
聖聽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

見聞所及只管敷陳倘於事體有不協處聽朕訓示亦可增長識見開拓胸襟若於獻替之中稍有補益於朕則厥功大矣毋因朕之採納與否而或言或不言也

同日又

奏為仰懇

皇仁事臣查廣東通省與考生童地方有南澳鎮者孫

懸海中界於廣福二省之間中分隆深雲青四澳田畝錢糧雲青二澳屬福建漳州輸課隆深二澳屬廣東潮州輸課地雖濵海其民風頗好讀書故明時漳潮二府各有取進澳生名例

本朝未經復設歷來考試俱於漳潮二府額内取進澳童文武各一名撥入府學並非成例且澳童多進一名則本地少進一名以此人情亦未允協恭遇

聖教覃敷人文日盛而澳童投閩考試則閩以粤人拒

之投粤考試則粤以閩人拒之往往有數十百人
航海至府不得一入考場含淚而歸者臣思際此
皇仁廣被光天化日之下絕域異鄉物皆得所而此澳
中人民頗知讀書向上似宜開以上進之路請於
漳潮二府進額之外四澳之中每澳進文武生各
一名撥入府學如衞所商籍等例應否繕疏具
題伏乞
聖恩垂訓為此謹

奏

所請雖屬有理但南澳非內地可比其中有無利害關

繫朕不深悉未便批諭可否候楊文乾回任後爾會同

孔毓珣楊文乾詳議具奏毋得偏執已見

硃批諭旨卷六十九

硃批諭旨卷七十

硃批甘國奎奏摺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浙江按察使臣甘國奎

謹

奏為備陳地方情形事竊臣一介庸愚知識短淺仰

蒙

皇上天恩畀以刑名重任受事以來朝夕兢惕勉供職

守惟是浙土俗尚刁華方事化誨成效未臻而吏治率皆疲玩以致案牘拖延業經嚴飭勉勵如再不悛自當奏

聞至於盜竊屢報私販疊發臣謹遵

訓旨嚴督各屬加行保甲必實力奉行庶幾有益而於水路太湖等處及通省河道汊港令州縣添設巡船往來巡邏如遇賊盜鹽販飭巡役與汛兵協力捕捉不致漏網又於汊港橋梁俱各設立柵欄責令鄉地保總嚴其啟閉

言之
雖似可聽但未知奉行若何耳
庶盜竊私販不能飛越似可漸次消弭其台處嚴
衢等府山内種麻種靛流寓閩人亦皆酌編保甲
按戸可稽逐漸而行庶姦良易於區别至於海上
洋面督撫二臣已飭將戰船及商漁船隻於船傍
篷上大書字號并船戸兵目姓名使瞭遠者一望
而知如有作姦為匪便可擒捉庶宵小有所儆畏
惟是浙省武備廢弛將驕卒惰玩法生事者居多
如湖州營守備黎元途遇私鹽輕躁妄動經督撫

二臣會疏

題參現獲鹽犯張天寶等嚴審容俟另摺專奏令督

撫司道諸臣於一切公務俱實力整飭而地方寧

此言朕只信得一半

謐端賴守令臂指任使舉措無違方收實效現在

勤加訓導以期無負

皇上委任至意再臣於六月初十日受事適逢澍雨連

日禾苗得甦迨今雨澤接續可望豐收惟於七月

十八九等日風雨猛烈海潮洶湧沿海塘岍多有

已有旨矣

衝損并及居民房屋現在委員查勘撫恤又經撫臣委藩司親詣查勘俟查明處所由撫臣

題報臣到任甫及月餘地方事宜整頓未周誠恐稽

奏遲早何關緊要惟地方事宜之整頓與否為急務耳

遲摺

奏合將現在經理情形繕摺上陳謹

奏

黃叔琳如此妄作亂為爾心懷隱誑不行據實直奏而為實力整飭公務之語以欺朕此外所言朕亦冀土視

之耳何暇披閱

雍正二年九月十五日浙江按察使臣甘國奎謹

奏為敬陳下悃仰祈

天鑒事臣齎摺家人回浙恭捧

皇上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戰慄無地伏念臣奉戰慄已遲

命來浙與藩司臣佟吉圖同時入境共聞有黄叔琳杖斃賀懋芳一事臣到任後曾經向黄叔琳面説此等事件應發審定擬人命重大未便輕視再三勸

勉在黃叔琳亦自知愧悔且係臣未到任之事是以未敢摺奏煩瀆

若常如此愚昧朕可謂擢用得人矣

宸聰此乃臣一時愚昧實非敢於隱誑追奉

諭旨復加細察知陳世倌與黃叔琳原屬姻親而賀懋芳與陳世倌僕人朱國賓等於上年曾相毆涉訟是黃叔琳之杖斃賀懋芳顯有請託情弊臣既得

原委朕已悉知若待爾此奏則悞事矣

確實正在繕摺間有密參黃叔琳奉

旨察審之案又接署撫臣佟吉圖發下賀懋芳之妻開

氏呈詞行拘各犯其詞内情由臣不敢瑣陳謹抄

呈

御覽至於杭城罷市實無聞見但臣到浙時黄叔璥尚

在叔琳署内是實今將軍臣安泰與佟吉圖現在

會審惟是黄叔琳辦事性急未免周章在錢糧事

務係佟吉圖料理而刑名案件乃臣職掌從未將

順其意不敢輕率從事臣殊屬小見可鄙臣犬馬陳人受

恩深重惟有仰遵

聖訓刻刻以察吏安民為念何敢上負
天恩自甘暴棄今蒙
皇上不加嚴譴賜之誨飭感激悚惶自當益加勉勵以
此後若再不據實入告則雖悔莫及矣
圖報效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承審此事者倘少有瞻顧及偏執處據實奏聞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浙江按察使臣甘國

奎謹

奏為敬陳下悃事臣查浙江按察司衙門向有各屬四季節禮連隨封共銀一萬七千七百四十兩零鹽務規禮連隨封共銀四千四百兩刑名部費四季共銀四千五百三十七兩零臣身受

皇上特達之知報效未遑何敢濫收以充囊橐臣於節禮因浙省公事繁多火耗輕少恐各屬藉口虧那是以全不收受祇收鹽規一項以為日用至於刑

名部費原以供刑部書辦紙筆飯食之需臣到任

時雖未奉

旨嚴禁然慮有染指之嫌已交與杭州府魏定國經手

而該府因各屬俱未交付尚未料理近奉

諭旨嚴禁仍念及此輩紙筆飯食之用仰見

皇上體察下情至意臣愚以為若盡行革除則此輩紙

筆飯食無從備辦恐難枵腹從事可否每季或給

銀二百兩一歲共計八百兩庶使此輩得殫心效

朕嚴禁非此等事也應照舊行此亦何可謂之部費

力而無凍餒之虞是否可行恭候

聖裁再浙省賑恤饑民臣應捐銀一千兩臣因無項可

解尚未措辦查刑名部費倘蒙

皇上允准給付書辦之外尚餘銀三千七百三十七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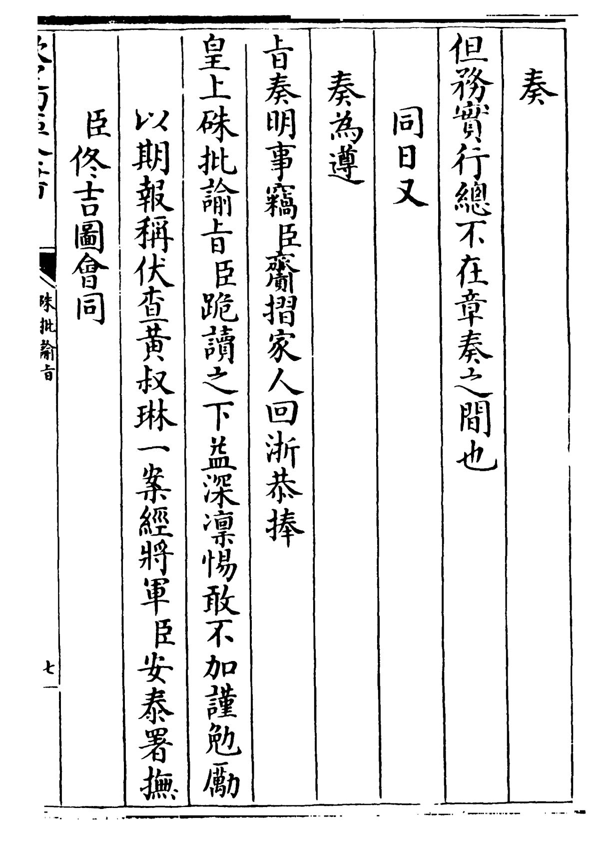
此等之奏朕皆不覽

零可否留為公捐之用并請

聖裁總之臣凛遵

訓旨清白自矢不敢稍有隱匿惟期竭力辦公以仰答

高深於萬一耳謹



奏

但務實行總不在章奏之間也

同日又

奏為遵

旨奏明事竊臣齎摺家人回浙恭捧

皇上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益深凜惕敢不加謹勉勵

以期報稱伏查黃叔琳一案經將軍臣安泰署撫

臣佟吉圖會同

題奏已蒙

皇上洞鑒特頒

諭旨敕令覆訊仰見

聖主精詳慎重至意茲於十一月初四日將軍牌行飭提陳世倌黃叔璥等各犯到臣當即委杭州府立刻鎖拏黃叔璥等并令該府星赴海寧縣鎖拏陳世倌等押解將軍署撫臣收審臣密行查察初十日十一日連審二次陳世倌黃叔璥俱無確供而

陳世侃供出係伊兄陳世倌有書信來轉向黄叔琳囑託竿究之語並未詰訊亦未動刑十二等日據錢塘縣報稱陳世侃黄叔璥患病未審十七日病愈十九日會審一次陳世侃供稱賀懋芳與世侃三嫂子家人打架黄廵撫因是親戚四月十九日央求廵撫處治他替我嫂子出口氣不料廵撫把他責死了黄叔璥供稱家人在外買紬緞角口是有的各等語並未究詰亦未動刑二十日據錢

塘縣報稱陳世侃復病二十一日將軍牌行知照陳世侃暫停解審餘犯又會審一次將黄叔璥去襪未夾將黄叔璥家人凌霄王榮各夾一夾棍止供買手巾刷牙細物二十二三兩日未經審訊尚在懸案臣查陳世侃已經招認央求黄叔琳處治出氣不料黄叔琳把他責死則立斃已屬情實而黄叔璥豢認家人在外買紬緞與人角口尚未究明審定其陳世倌亦並不究及總之此案情罪難

逃

聖明鑒察臣不敢欺隱謹將歷審情由據實陳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所奏知道了百凡惟以無隱為務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浙江按察使臣甘國奎

謹

奏為密奏事竊十二月初八日督臣滿保以查勘海塘到杭於十二日往嘉興一帶查看當督臣船未到時同城文武在北關馬頭忽聞人聲諠嚷查係督臣隨丁毆打鹽驛道王鈞轎夫經仁和錢塘二縣察逐而督臣船上家人李姓者將仁和縣知縣胡作柄詈罵辱及父母該縣候督臣船到即刻稟明情願告休辭職督臣甚加撫慰并言務將家人

如此方是甚屬可嘉

隨丁一併重處枷責隨往海塘去訖再將軍臣安

此事必有先受都中請託情節可訪明密奏

泰有販到馬匹俱極疲瘦不堪將軍令旗下官兵買備官馬定價十九兩二十兩不等以致官兵嗟怨又旗厮私放印錢重利盤剝民多怨累臣即行嚴禁無如旗員約束不嚴未能盡除已有赴臣衙門告發者現在飭府究擬再署撫臣石文焯奉

甚是

命調任西安已於初十日起程而新撫臣法海尚無到任日期又時迫封印臣仰體

皇仁將發回應

題咨各案人犯轉發各屬以省（甚好）守候之累至陳世侃

黃叔璥一案據報痊可令陳世侃已供明黃叔琳

留伊喫飯坐在後堂黃叔琳出堂杖責賀懋芳是

實又黃叔璥家人供出買物之鋪戶亦已到案至

今仍未

此事浙省之官弁兵民人等衆口以為何如

題結總之臣受

恩深重凡有見聞不敢欺隱謹繕摺密

奏仰祈

皇上睿鑒謹

奏

此奏誠實可嘉悉能如此爾之蒙福不能限量也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浙江按察使臣甘國奎謹

奏為遵

旨密奏事竊查販馬一事臣訪聞係將軍臣安泰管事

家人梁大夥同前任將軍諾羅布家人董二從口

上販馬到浙散給旗兵每匹價銀二十兩十九兩

至十二兩不等按月糧扣還馬匹多羸疲瘦是以

窮兵含怨至黄叔琳一案承審官定擬未當蒙

皇上洞鑒無遺寛嚴允協合省官弁兵民無不敬服頂

頌

聖明臣仰承

諭旨謹據實密陳伏祈

睿鑒謹

奏

朕之明與不明全賴爾等撫司大吏之秉公據實不欺
觀此更當勉勵一無隱蔽以贊助朕之政治并以利濟
社稷蒼生也勉之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杭州乃省會之區商民繁庶整飭地
方務在戢暴安良自臣任事後嚴禁結黨打降以
除惡習乃有仁和縣土棍董御天於二月二十一
日在倉橋麵鋪賒欠毆打次日復糾合旗人陳老

八胡老六等并不知姓名多人擁至麵鋪復行毆
打毀壞罈皿并連打別家鋪面四座以至隣近二
十餘家畏其兇勢關閉店門臣一聞知立刻飛飭
杭州府嚴拏隨據府詳董御天等藏匿旗下臣即
詳撫臣岱提并檄杭州府魏定國兼理理事同知
特晉德嚴行究治尚未審報又據紹興府申稱餘
姚縣典史程時中自刎因為黜革武生徐文中等
赴督臣滿保控告該員擅受民詞督臣發該府查

審情憤輕生等語撫臣法海恐別有隱情檄令臣
會同布政使佟吉圖究訊現在提犯嚴鞫俟審明
具詳候撫臣核

以上數事經理甚當若不如是何以安良善也

題再禮臣三泰條奏幕賓不應延用本地之人經部
議覆奉
旨通行臣欽遵之下伏念臣之幕賓實係浙江人但歷
任相隨老成拘謹臣所深知今別行延致初經識
面才具心術殊難相信況臣衙門乃全省刑名總

匯民命攸關若延致非人貽誤不小現在別省採
訪恐一時難得臣一生敬謹不敢隱匿合併
奏明統祈
皇上睿鑒謹
奏
所奏幕賓情由已悉將奏明准爾留用之處令法海佟
吉圖知之
雍正三年三月十八日浙江按察使臣甘國奎謹

奏為奏

聞事竊台州府屬臨海縣知縣王郊經督臣滿保

題叅委嵊縣知縣宋斆署理王郊虧空倉庫交盤未

清宋斆不肯接受王郊以原籍房産浼寧海縣知

縣趙予信置買擔承虧空趙予信先付王郊銀五

百兩下欠之銀台州府知府揚廷璋著趙予信出

具印收繳府轉給宋斆交盤出結宋斆以王郊無

現銀不受旋經宋斆解任趙予信接署臨海印務

而楊廷璋遂逼勒趙子信交盤出結因其不允甚至面叱換詳王郊反以趙子信不肯出結揑稱有銀交付申詳布政使批查趙子信以先付王郊之房價無著繳府之印收不還情極輕生於三月初六日自刎初十日畢命據黃巖縣知縣李淑𤦺驗報并訊據趙立本口供臣細閱情事顯係知府貪殘逼勒當即將知府楊廷璋開揭詳叅以便撤提官犯嚴審確情究擬因事關知府逼勒印官自刎

謹據實先
奏所有撫臣封發趙立本控詞及黃巖縣訊取趙立
本口供一併抄録恭呈
皇上睿鑒謹
奏
知道了極當秉公審理朕看楊廷璋光景殊屬可惡
雍正三年五月初十日浙江按察使臣甘國奎謹
奏為敬陳海疆事竊臣於三月十四日經督臣滿保

檄飭查議鰲子亹河莊山添設官兵防守一事仰

見

聖明燭照軫念邉海民生至意欽承之下隨委杭州府

䫉定國會同水師副將李燦踏看繪畫全圖到臣

謹按河莊山雖稱海口實為内港海船乘潮可進

潮退則膠非如吳淞乍浦等口可以揚帆徑進也

此地原設有礮城名為司城安礮八門有千總一

員兵八十名號船四隻稽查匪類在河莊山之東

南陸地則有紹興協寧波提督及城守營接連鎮海等汛東北岸則有海寧汛防沿往東北即鳳凰山亦有礮臺防兵再往東北則有嘉興協海鹽澉浦汛防乍浦新設水師與鎮海新改水師此外又有定海重鎮官兵巡查外洋扼要犄角擁護錢塘江門戶至河莊山地勢褊窄山石凹凸司城狹隘而海灘悉屬浮沙漲沒不定水性極鹹牧放馬匹以及搬運米薪淡水似屬不便今現據河莊山居

民人等以兵民難以混處為詞具呈臣謹録原呈

并繪河莊山一帶全圖恭呈

御覽可否移駐伏候

睿裁再董御天等結黨逞兇經臣奏

聞一案今據杭州府知府並理事同知等審明將為首

結黨生事之民人董御天旗人陳老八胡老六俱

照例分别旗民發寧古塔烏喇解部發遣餘犯分

别鞭枷杖徒具詳到臣經臣轉觧撫臣法海會審

具

題合併陳明統祈

睿鑒謹

奏

所奏知道了事事咸能如此保爾上進有日也

同日又

奏爲密奏事竊臣聞溫州府屬樂清縣一帶地方潛

有匪類煽惑愚民臣即密飭該府廳密察據實速

報令據稟稱細加查訪此種匪類浙閩及江西皆有總以邪教引誘騙人銀錢為事其首惡實在閩省而姓名住址未訪的確等語臣思宵小煽惑不過為騙誘錢財起見然勾引滋蔓貽害良善所關甚鉅是以臣密會布政使佟吉圖馳稟督臣滿保并知會溫處道王斂福因撫臣法海操守甚清而性情褊急辦事不甚防閑誠恐洩漏未敢即為通知今已嚴飭該府廳細察確實形迹姓名相機密

此事朕不悉事由又無名姓不便密諭各該撫等當如何密訪消弭之處爾即遵朕諭旨將奏明情節備細密具書函遣差的當人往三撫臣處通知令伊等請旨施行

摯近地黨惡通詳伏乞
皇上密下諭旨令浙江福建江西撫臣密訪消弭庶姦頑斂跡而良民寧怙矣臣以事關地方謹據情密

奏惟是海疆重地實關緊要如寧台温沿海各屬近者數百餘里遠者千有餘里遇有緊要信息一時不能即通全在府縣各官善為治理杜遏姦匪防患未萌無如各該員中拘執平庸者多才幹有為者少即今台州府及寧海縣現在缺員事多遲滯

此事可說與法海令其來京面奏若應傳旨即傳旨諭更有溫州府屬之永嘉樂清等處閩浙接壤俱邉海要地易於藏姦非明白練達者不克勝任臣受知否則作爾意向伊說知亦可

皇上厚恩逾於格外緦緦過計冒昧陳奏伏惟

聖明照察再時屆秋審經撫臣法海准部咨轉行陳世倌陳源生陳若偶一案臣查定例應入秋審隨詳明撫臣提犯會勘而撫臣批飭陳世倌等無庸秋審俟本內

硃不可解

奇

題明臣爭執再三撫臣仍未見聽理合

奏明更有附

奏者因布政使佟吉圖偶患瘡疾臣往海寧縣代祭

海神適於回省時聞有拏錢塘縣人陸淵并將四川

東鄉知縣差役傅文榜收禁一事而臣未見檄行

不知事由聞係撫臣准前任川陜總督年羹堯咨

拏訊究者合併密

奏統祈

皇上睿鑒謹

奏
甚屬可嘉知道了
雍正三年六月初二日浙江按察使臣甘國奎謹
奏為再行密奏事竊温州府有匪類惑衆臣已繕摺
奏
聞續於五月十四日温州總兵臣遑士偉過省抵任臣
跪請
聖安隨密以此事通知密會温州府知府芮復傳同知

楊吉祥協力查拏今據冯復傳禀稱永嘉縣首犯范子盛經守備張進陞拏獲交府該府立刻會齊同知楊吉祥飛詰范子盛家搜出金牌銀牌名簿并五爪龍紙數張内止書姓不書名並無別語亦無僞銜隨訊供在温餘黨拏獲七名一面委員同張守備赴樂清縣密拏夥犯倪允信等并據范子盛供出首惡王文治住居福建省城湯門内又有教主姓張號為彌勒老佛住居布政司後白雲洞

而督臣滿保亦因此事已有密札到温州矣現在地方寧謐等情續據同知楊吉祥禀稱密會守備張進陞於五月十三日拏獲范子盛即親詣其家搜出五爪金龍白紙數張上有人姓暗藏字眼又有大小金銀龍牌十餘面一應書信字跡併姓名冊籍二本以及金龍丹藥據范子盛供稱邪教惑衆如温州永樂瑞平四縣約男婦五千餘人若看冊上不止此數如在温州乃范子盛為首閩省江

西以及寧台紹各有掌管堅供不知姓名其在福建省城首犯王文治住湯門内畢水巷凡給劄牌丹藥各物俱係王文治經手另有天地當來虚空家鄉彌勒等號俱在布政司後白雲洞范子盛從未見面據王文治云務待圓滿方可見面更有太陰老娘娘住北京大同關等語所有搜出劄付名曰合符以及金銀龍牌葫蘆併推背圖來往書信内中不經不軌字跡解銀回單俱面同封貯其范

予惑惑衆之言以天地巳届末刦午未之年就要塌陷喫此丹藥有此牌符可以逃刦等語至於夥犯倪允信一名於十五日拏獲解交苪知府緣奉飭拏合將拏獲情由備稟外抄畫金銀牌一紙合符一張等情臣現在密會布政使温州鎮温處道并飭該府嚴究一面密令寧台紹三府密行訪拏以期消弭伏祈

皇上睿裁密敕福建浙江江西督撫各臣密行查察以前有旨令爾密寄知伊等仍遵前旨行可也

盡根株今據各稟報再行密

奏并將該同知原抄畫金銀牌一紙合符一張恭呈

御覽謹

奏

知道了但不可滋事圖功以及冤誣無辜之人此一事

深賴爾籌畫得宜也

同日又

奏為謹陳下悃事竊臣才識淺薄荷

皇上厚恩時切凜惕凡屬政事惟有遵守律例秉公辦
理不敢少有瞻狥緣撫臣法海剛愎自用任性作
朕原有旨令爾等兩司得以密摺奏事為欲洞知地方
為臣常規勸每拂其意臣惟以公事為重不敢阿
情形而已並不許爾等藉此驕縱挾制督撫也朕未有
順後因臣之幕客蒙
於一省用二三督撫之理亦未有疏遠督撫而親信兩
天恩准臣留用著法海傳吉圖知道臣遵
司之理如果兩司勝於督撫可親可信即當擢用為督
旨密傳詎撫臣頓起疑忌時於衆人屬目之地聲言揆
為撫矣豈肯令卑踰尊疏踰戚乎今覽此奏必因汝倚
其意以事關摺奏知臣謹密故作聲揚欲入臣罪
恃摺奏之勢藐視上官任性傲慢之所致何得設詞謂
此後一切案件無不吹求在臣衙門承上接下俱

係命盜重情而證佐牽連必須審明省釋至府縣
擬議失當應臣指駁如臣擬議不合應撫臣駁勘
然必須歷指不合之處庶便推鞫乃撫臣並不將
如何不合之處指出惟混駁覆勘令臣無從循訊
蓋撫臣與臣原屬舊親既同事一方尤宜實心辦
事無如撫臣欲折臣以示威而忿臣摺奏幕客為
非是執法規勸為多言遂借案件苛駁快其私心
殊不知案件混駁則案犯拖累即情實罪當猶須

因通知留用幕賓致露摺奏頻起疑忌等語殊屬巧偽
況前陳世倌秋審之案聞係汝欲緩其罪法海不從而
汝反駕巧詞誑奏更為辜負信任也本省上司不思和
衷共理如此齟齬互相不睦倘或法海參奏汝過朕自
必聽伊責汝豈有據臬司之言而遂懷疑撫臣乎假使
法海果有貪婪負恩真憑實據不妨直奏若只泛言其
偏執惟以駁查汝之審案為嫌不但朕不怪法海而且
深鄙汝之為人也同城止一巡撫為汝上司尚不能以

公誠感動共相和好何顏具此一摺以奏朕耶亦可謂無能之極矜恤以上體
皇上好生之仁豈忍令無辜之證佐頻受跋涉守候之苦乎是臣一人之忝禄而使案犯拖累踣斃不少臣心何安臣受
天下惟誠能感人無返躬自責之實彼意何以能回
主深恩勉圖報稱而撫臣之意難回即如湖州知府曹掄彬因鹽犯張天寳等殺傷官兵一案係二参之件自行來省與杭州府會審適臣於五月二十八日服闋延糧道蔡仕舢為臣生母陳氏點主鹽驛

道王鈞副將李燦知府魏定國曹掄彬均至臣署作陪事畢各散午刻據杭州府申報摘取湖州知府曹掄彬印信緣由有該員借公來省迎合上司既有

點主作陪一事究非虚誣也

等語查定例

題參摘印應撤臣衙門奉行今竟不撤行則所謂上司是指臣而言也續於二十九日布政使佟吉圖主稿移臣會揭曹掄彬内開該員甚是糊塗居官懈怠臣以撫臣既已

此中大有緣由前已有旨

題參而曹掄彬於案件生疎不甚諳練遂書行會印移回布政使在案又德清縣沈慶元等毆斃沈廷標一案知縣盧志熙覆檢屍傷屍親以檢驗不實將骨桶搶去知府曹掄彬將盧志熙以溺職揭報臣一面飭查一面據揭詳請撫臣

明再行參劾慎重舉錯亦不為過

案

題參而撫臣僅止批查不允參處再如秀水縣馬秀臣等毆傷徐殿臣威逼投河自盡一案臣駁訊確實問擬軍罪其原謀助毆已斃三命亦例得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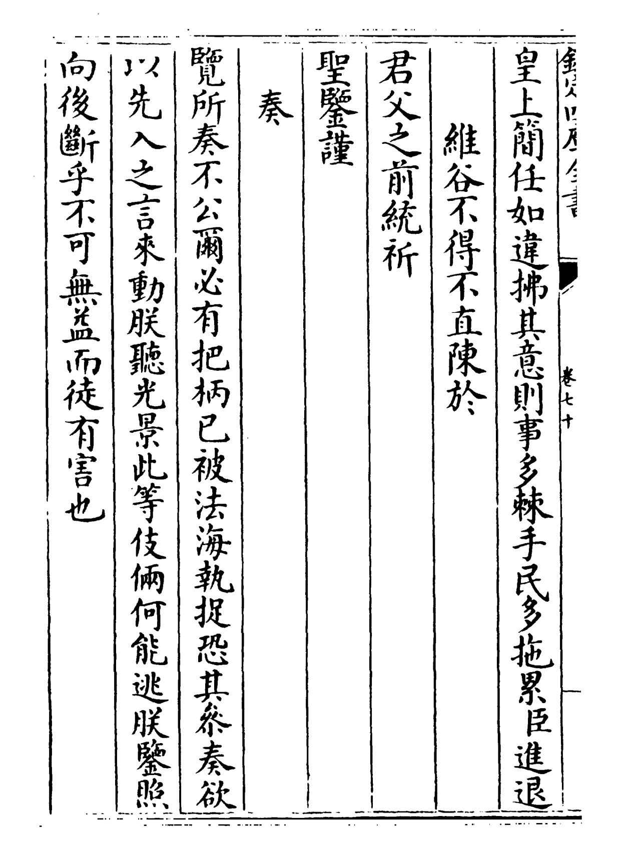
隨經詳解撫臣令錢塘知縣楊夢琰傳言令臣檄
行該縣嚴審臣即檄飭而該縣將馬秀臣等疊夾
並無疑竇楊夢琰又傳撫臣之言云以易結不結
參臣本已繕就臣處心無愧惟有靜俟而已忽於
是日薄暮撫臣批發臣之詳文仍照原招具
題矣翻騰輾轉殊不知撫臣是何意見也總之臣一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不過因疑起見耳

生迂拙惟知凛遵

若止據前數事亦不為偏執

訓旨心切報效若順從撫臣偏執之見則有負



皇上簡任如違拂其意則事多棘手民多拖累臣進退
維谷不得不直陳於
君父之前統祈
聖鑒謹
奏
覽所奏不公爾必有把柄已被法海執捉恐其參奏欲以先入之言來動朕聽光景此等伎倆何能逃朕鑒照向後斷乎不可無益而徒有害也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署理浙江巡撫印務按察

使臣甘國奎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一介庸愚荷

皇上厚恩凡見聞所及不敢狥隱伏查浙省風俗柔華

人心刁譎駐防旗兵居處日久生齒日繁後生之

輩易於習染所賴鎮守諸臣宣揚

皇上教養之恩曷其守正向上以報效

朝廷耳今年羹堯於七月初二日到任仍似大將軍氣象且聞年羹堯語旗人云爾等窮苦我所深知能隨我說斷不令爾等窮苦雖屬撫慰旗人然意指含蓄非所以勗勵之也年羹堯受
皇上莫大之恩自干重譴理應時加凜惕以逭罪愆乃仍然奢肆語言狡詐慢無警懼稽其所坐之船先到者已三十餘隻聞未到者尚有四十餘隻而家奴復有家奴到杭者男女已不下千人後來者尚

未知其數所住衙門人已居滿閒將長隨等類分
住外城夫杭州五方雜處游手無賴藉以生事地
方殊有未便臣計慮及此理合

大抵禍來神昧蓋緣罪業深重之故耳下愚不移奈何
奈何虛負朕恩殊為可惜

奏陳伏祈
皇上睿裁至溫州邪教其在浙在閩為首之人皆已拏
獲而無知被誘愚民俱令其各繳出所造牌符等
物一概自首免究其福建王文治陳立昭等溫州
范子盛倪允信徐璞如處州季海官等現在飭審

究擬但伊等邪教煽惑雖志在誆騙然日久蔓滋
所當亟行懲究仰祈
聖裁如何處治以儆姦匪以彰
國法庶便祇奉遵行江西巡撫裴𰻞度臣遵
諭旨於六月二十四日寫書差人通知令其密行察拏
寧戢地方合併附陳謹
奏
邪教人等分別等差發落之處已據滿保議奏矣應照

伊所奏料理

硃批諭旨卷七十